

STRAY BIRDS

• 失群的鸟 •

[印]泰戈尔著



STRAY BIRDS

失群的鸟

〔印〕 泰戈尔 著
周策纵 译

(修订本)
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1994 • 北京

〔京〕新登字 020 号

STRAY BIRDS

by

RABINDRANATH TAGORE

原著系 1941 年麦克米伦公司出版

Translated into Chinese

by Chow Tse-tsung

责任编辑：毕小元

责任校对：李信淑

失群的鸟

Shiquan de Niao

〔印〕泰 著 周策纵 译
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北京市太平桥大街 4 号

邮编 100006 电话 6022134 电报挂号 6230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 毫米 10 625 印张 字数 100(千)

1994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翻译书店地址：北京市太平桥大街 4 号 电话：6168355

ISBN 7-5001-0254-2/I·15 定价：8.50 元

出版说明

为了适应内地读者的阅读习惯，我们征得译者同意，将译文中个别字做了改动，并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。同时，译者从美学的角度，要求保留繁体的“葉”字，我们亦尊重译者意见。

译 序

泰戈尔 (Rabindranath Tagore, 1861-1941) 是东方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(一九一三年)的诗人。他的成就用不着在这里多介绍了。这儿只简单地谈谈他和中国的关系及有关本书的几点。

一九二三年初,梁启超以北京讲习会主席的资格邀请泰戈尔到中国讲演。本来是一种私人的邀请,泰戈尔觉得最好能代表印度的国际大学 (Visva-bharat) 到中国访问较好,就用了那种名义。他于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一日离开加尔各答,四月十二日到达上海,留了一个星期,四月二十日到南京,二十二日到北京,在那儿住了大约一个月光景。五月二十日他离京到山西太原住了两天,于二十五日到杭州,二十八日复到上海,二十九日离开中国。在他留中国的一个半月时间,由徐志摩等人陪着到处讲演,很受欢迎。

在二十年代里,中国早期的新诗坛所受泰戈尔的影响,恐怕比受任何别的诗人的影响要深刻。像徐志摩、冰心、刘半农、宗白华,以及其他许多新诗人在好些方面都直接间接地受了他的影响。冰心自己就说过,她的《繁星》是因读泰戈尔《失群的鸟》有感而作的(见《繁星》自序)。冰心的《繁

星》和《春水》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模仿着《失群的鸟》。后来中国诗坛上因此流行着一种以智慧和哲理为主的小诗体。徐志摩于泰戈尔到中国之前就说：“泰戈尔在中国，不仅已得普遍的知名，竟是受普遍的景仰。问他爱念谁的英文诗，十余岁的小学生，就自信不疑的答说‘泰戈尔’，他的私淑弟子以外，十首作品里至少有八九首是受他直接或间接影响的。这是很可惊的状况，一个外国的诗人，能有这样普及的吸引力。”

中国诗人对泰戈尔的赞颂举不胜举。冰心的散文《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》可说是很美的赞美诗。如她说：“泰戈尔！谢谢你以快美的诗情，救治我天赋的悲感，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，慰藉我心灵的寂寞。”英国诗人叶芝(W. B. Yeats)说：“我每天读泰戈尔，读他的一行，便把世界上的一切烦恼都忘了。”（见《吉檀加利》序）所以他把泰戈尔的诗选了好些到《牛津现代英文诗选》(Oxford Book of Modern Verse, 1892-1935) 里面去。

《失群的鸟》是泰戈尔于一九一六年夏天去日本时在海船上用英文写的。其中一部分采自他一九〇〇年出版的短诗及寓言合集《锯屑》(Kanikā) 自译而成。很明显的，这种简短美妙的哲理诗体是受了日本俳句体的启示，这已是好些写泰戈尔评论和传记的人所承认的了。

这种小诗的好处是能以少许胜多许，往往留下不尽的意思让读者自己去回味。真像海滩上晶莹的

鹅卵石，每一颗自有一个天地。它们是零碎的、短小的；但却是丰富的、深刻的。我们千万不可走马看花般去读它们。最好当兴致来时，随手翻到几首就细味一下，不合意时就不妨另看一些，也许你偶然会碰上几行，忽然引起你无限的回忆或美感，就那么一两行也许会使你终身不能忘记。正如屠格涅夫在他自己的散文诗前面对读者忠告说的：请你别一口气把这册小诗集读完，那会使你厌倦的。你最好每次只读一首，今天这一首，明天那一首；这样，也许有一首偶然会在你心灵上留下些不可磨灭的痕迹，也许有一些会留下些种子将来有一天要结出果实来。译者愿把这忠告献给《失群的鸟》的读者。

这小册子的译出，完全是由于一种偶然的感触。一九五二年春天住在美国密西根安娜堡时，每天盼望着爸爸的信，总是消息杳然。那时我已知道大谋哥去世了，却想不到爸爸也就在那时候永别了我们。我当时对于人生所感到的悲伤和虚妄，没办法表达，只觉得古人有两段文字最使人感动。一段是庄子说的：“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，望之而不见其崖，已往而不知其所穷，送君者皆自崖而返，君自此远矣！”这短短的几句说尽了诀别的浩叹和绝望。另外是清朝吴定说的：“游从旧侣，半皆散亡；竹既凋残，池亦竭矣。”这完全说出了凋零之感，真正都是用眼泪写成的。我当时之所以十分受这些句子感动，正说明我个人的悲观情绪。也就正在这时候，我读到了《失群的鸟》。这里面多少美丽智慧的句子，使我当

时的心情得到沉重的共鸣，透澈的解脱，和深切的慰安。我知道，我爸爸和谋哥对这种诗句的美丽，哲理的慧妙，和信心的虔诚，从来也是很喜欢的。我想，他们要是读了，该多么高兴啊！于是我不知不觉就花了三晚的功夫把它全译出来了。我根本没有想到译得对不对，美不美；更没有打算将来要发表出来。这集子的一部分，郑振铎先生早已译成了中文，我译的时候还不知道。远居海外，也无法找到他的译本。这书原名 *Stray Birds*，一个直捷的翻译也许该是《迷途的鸟》。郑先生译成了《飞鸟集》。我这儿译做《失群的鸟》，一方面因为 *Stray* 本也有失群的意义，再方面也正反映我译诗时的心情。

我很明白，这诗集我是不够译它的。我译它，原不是像专门去海底探采明珠的人想采了拿去市场销售；我是像一个翻了船沉到海底的海客，在慌慌张张，痛苦挣扎时，忽然在污泥里一手抓到了一把明珠，我就在波涛汹涌的海底把它欣赏，连人生的风暴和生死挣扎的悲剧都忘记了。在这种情景下译出来的东西，要是你责备我已损坏了这明珠的色泽和光彩，我怎么能否认呢？

周策纵

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于哈佛大学

中文译者大陆版附记

这次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决定把我翻译的泰戈尔所著《失群的鸟》和《萤》的修订本在中国大陆出版,我很高兴这两部诗集能和国内的读者见面。这两个集子都是我于1952年春天住在美国密西根州安娜堡市时翻译的。先译了《失群的鸟》,不久之后才译出《萤》。《失群的鸟》原著初版于1916年,译文是根据纽约麦克米伦书局(MacMillan Company)1941年初版,1951年重印的全集本。《萤》的原著于同一书局在1928年2月初版,译文是根据同一书局1951年第16版阿慈巴西夫(Boris Aatzybasheff)所绘插图本。1954年老友唐振楚兄商同张其昀先生热忱设法想在台湾出版,没有成功,原稿遗失。后来经诗人王润华和淡莹夫妇重新抄写整理,由作家白先勇、白先敬兄弟交台北晨钟出版社于1971年出版,同时在香港文艺书屋发行。后来重版了数次。原著都是英文。译文这次在文字细节上偶有修改,但大体则仍旧。我当时翻译的心情,在原译序里已说过了。

我在此要感谢上面说到的几位朋友;还有这次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一些负责人,特别是许季鸿先生和毕小元小姐,对出版帮助很多。

周策纵

1993年2月2日于美国陌地生威斯康辛大学

—

Stray birds of summer come to my
window to sing and fly away.

And yellow leaves of autumn, which
have no songs, flutter and fall there with
a sigh.

夏季失群的鸟来到我窗前唱歌，随又飞去了。
秋天的黄叶，没有歌儿，只叹息一声，
鼓着翅膀在那里飘落。



O Troupe of little vagrants of the world,
leave your footprints in my words.

这世界上一群渺小的漂泊者啊，
把你的脚印留在我的语言里吧！



三

The world puts off its mask of vastness to its lover.

It becomes small as one song, as one kiss of the eternal.

现世对爱它的人脱下了巨大的面具。

它变得像一只歌和永恒者的一个吻那么渺小。



四

It is the tears of the earth that keep her
smiles in bloom.

是大地的眼泪滋养她开花的笑容。



五

The mighty desert is burning for the love
of a blade of grass who shakes her head
and laughs and flies away.

大漠热烈地爱着一片草叶，
草儿摇摇她的头，嫣然一笑，就飞走了。



六

If you shed tears when you miss the sun,
you also miss the stars.

如果你怀念太阳时便流泪，
你也就怀念星星。



七

The sands in your way beg for your song
and your movement, dancing water. Will
you carry the burden of their lameness?

舞蹈着的流水，那碍着你路的砂砾乞求你的歌
舞。你愿负担它们的残废吗？



八

Her wistful face haunts my dreams like
the rain at night.

她那渴望的面容，
像夜雨，萦回在我梦中。

